



本报记者姜锦铭

“献身甘为万矢的，著述求为百世师。”梁启超曾如是说。

“尚拟一挥筹运笔，书生襟抱本无垠。”杨度曾如是说。无论他们自己怎样看待个人与社会，也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们，梁启超和杨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却是实实在在留下了明显的印迹，这种“印迹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方面资料的发掘将会越发清晰。

相比别的图书，刚刚出版的《杨度与梁启超》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位作者正是传主的后人。杨友麒是杨度之孙，吴荔明是梁启超的外孙女，而他们两人又是挚爱情深、相伴相依近六十年的患难夫妻。

2月16日，在新书发布现场，82岁高龄的杨友麒接受了记者提问。

问：什么时候想写这样一本书？

答：2011年，杨度思想研究中心成立时开始琢磨，当时写了论文讲杨度，梁启超合作共推完竣。

问：对祖辈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？

答：前半生影响全部是负面的，我当时高考进入留学预备部，前几名直接录取进去，但最后因为家庭、社会关系复杂，没有让我出国，当时感觉自己是个二等公民。家族可以说是个包袱，能凭自己的才干得到的东西，都被家族的负面影响压下去了。改革开放之后，观念开始有变化。

我一直知道爷爷是地下党员，虽然周恩来后来临终时才说，但我们一直知道。其实周恩来、陈毅他们都清楚杨度的情况，我父亲（注：杨公庶）是政协委员，和他们有接触，所以我知道。父亲当时没回上海，是章士钊拉他参与了国共和谈代表团，身份是“电报员”。

问：如何概括杨度和梁启超二人的关系？

答：他们都秉持“救国医民”之道，开始是互相了解的挚友，后期则是政治上的宿敌。袁世凯称帝，杨度搞了筹安会，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，两人完全对立，护国战争声明里第一条就是严惩帝制祸首杨度。事情到蔡锷去世时有变化，蔡锷临终时在日本，他专门写了遗书给政府为杨度求情，说杨度是个人才，跟那些政客不同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，应该得到豁免。因为蔡锷和杨度，梁启超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包括蔡锷从袁世凯处逃跑的事，也和杨度说过，还拉杨度一起走。就像梁启超说的“不要因为政治关系影响私人交情，也不要因为私人交情影响国家大事。”再后来梁杨两人也没有交集了。梁启超死时，杨度写了副对联，隔空相挽：“事业本寻常，成固欣然，败亦可喜；文章久零落，人皆欲杀，我独怜才。”

星庐老人（注：李肖聃）写过集子，意思是他和杨梁二人都工作过，有资格评价，他认为杨度才华超过梁启超，但因过分投入政治活动，不如梁启超后来做了10年学术成绩大。

问：为祖辈立传，如何避免“为尊者讳”，让感情节制让历史真实。

答：感情其实不强，一方面很长时没有见过面，另一方面他们对我切身的负面影响是负面的。不过怨恨也没有，当时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改造对象，也不是我一人的事，谁让我摊上这个家庭？后来发现他们的东西远远超出年轻时的理解，年轻时只是跟着大家一起批判，但实际上有很多宝贵的东西。

问：成书后还有什么遗憾吗？

答：我觉得书目还是不够，这两个人的材料太多、太精彩，我消化的只是一小部分，恐怕有生之年也来不及都消化了。

本来要写杨度、梁启超和袁世凯，来不及写。

（实习生曾宇清对本文有贡献）

## 你失去爱的能力了吗？



“有一篇文章叫《用数学告诉你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多少？》，这个世界上70多亿人，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，概率极小极小，远远小于中500万大奖的概率，又怎么不值得珍惜、怎么不值得用所有能量去爱？”

惆怅，什么也无法替代，除了等在前方的死亡。

### 二

心，其实也是会枯萎的。

纳兰性德在原配卢氏病逝后，又娶官氏为继室，但两人内心相隔，他实觉孤寂。一个人，终究无法代替另一个人。

“塞上牛羊空许约”，萧峰与阿朱的爱情，是金庸小说中最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幕。她在他最失意的时候，陪伴他，许下抛开江湖恩怨、厮守塞外的诺言，但造化弄人，他失手打死了她，而那一瞬间，他也真正爱上了她，他亲手葬她，双眼一瞬不瞬，“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，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她了。”这泥土终于撒下，而他的心也从此永远残缺一块。从此以后，无论他何等叱咤风云、英雄盖世，无论他有多少可以同生共死的兄弟，但他不会再爱上任何一个女人。他走在江湖上，叱咤风云，威风八面，但他终究是悲苦的，寂寞的。

爱，是人生一道分水岭。爱过之前，人是孤独的；爱过，又失去之后，人是寂寞的。

某个月圆之夜，苏东坡想起亡妻，已分离十年，“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”；也是在某个漫漫长夜，贵为天子的李隆基午夜梦回，想起了杨贵妃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”这寂寞，是噬心蚀骨的。

诗人韩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我和你》，在小说中，“我”爱上了学音乐的女大学生苗苗，她比他小得多，他那般迷恋她，把自己的全部、所有的爱都给了她，但爱情的付出与收获，从来无法精确计算，在各种误解、争吵之后，苗苗给了“我”致命一击：“我不爱你了！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！”他俩分手了，她回到了前任的怀抱，而他挣扎在绝望中，试图想调整自己，读书、练气功、找朋友倾诉自己倾诉爱的绝望与悲伤了，“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，没有人可以找了，我不免惶恐起来，脚步也随着慢了下來……”

爱得太炽烈太投入，整个生命几乎为一段情燃烧殆尽，当终于要面临失去时，人已精疲力尽、心力交瘁，感觉已不会再爱上任何人，也没有能力再爱上任何人。“爱无能”，是一种深切的悲哀，众多《我与你》的读者，都为这部小说难过与惶惑，进而思考恋爱与失恋对于一个人的意义。恋爱是一种沉溺，而失恋则是孤身一人，溺于深水之下，如何挣脱出来？小说中写道，“唯一的办法就是再爱一次，再爱一个人，管他是谁呢？但不管是谁都是没有出路的。”是的，无济于事，因为心已为一而枯萎，而这个人，能让你的心枯萎的人，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又怎么可能是可以轻易替代的？

### 三

古龙笔下的阿飞，又是另一种情形下，失去了爱的能力。

这是一个骄傲而倔强的少年，他错误地爱上了“天下第一美女”林仙儿，并按自己的美好想象来想象自己的“恋人”。但残酷的是，林仙儿是个套路极深的荡妇，她一直欺骗阿飞，她可以跟除了阿飞之外的所有男人上床，却一直在阿飞面前装作完美无瑕的纯洁模样。阿飞认清了她的面目，因为爱，原谅了她，以为她会改，但她仍然欺骗愚弄利用他，她有恃无恐、所恃的，就是阿飞对她的爱。但终于有一天，她的套路玩不下去了：

“阿飞盯着她，良久良久，忽然道：我只奇怪一件事。林仙儿道：你奇怪什么？阿飞慢慢地站了起来，一字字道：我只奇怪，我以前怎么会爱上你这种女人的……”

外面下着大雨，阿飞扭头就走，她扑倒在他脚下，抓住他的衣服，他没回头，只把衣服脱了下来，精赤着上身走入雨中，他终于摆脱了心灵上的枷锁，而她却还在紧紧抓着那件衣服，“因为她知道除了这件衣服外，就再也抓不住别的。到现在，她才知道阿飞对她是多么重要。因为她已永远失去了他。”

很多年前，就有人痛悔地下过结论：“动什么，也不能动感情”。五月天就唱过这么一首歌：“你决定不恨了\也决定不爱了\把你的灵魂\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……”

最终考验爱情的，其实是情侣之间的信任，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在爱情上受了伤，从此不敢爱怀疑爱甚至恐惧爱蔑视爱。一个人，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，怎么办？英国人工智能专家大卫·利维写了一本书叫《与机器人的爱与性》，他预测：若干年后，人类与机器人结婚将常态化。

事实上，现在已经出现陪伴类机器人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，未来会怎样？英国电视剧《黑镜》中，就有一个故事，讲人与机器人的共同生活：玛莎的

## 苏颂的故事

“在北京科技史上与沈括齐名的苏颂，其实是一名正直的官员。但因同情朋友而徇私，被弹劾也无可厚非

他弹劾苏颂，一直被认为是党争的表现，是对苏颂的构陷，比如历史学家曾纪鑫便认为，苏颂以前得罪过变法派的李定，而李定与舒亶是同盟，二人便合谋算计苏颂，制造了这么一起冤案。

但光凭史料记录，我们很难说苏颂被贬是受了冤枉。勿宁说，是苏颂自己犯了错误，才被御史弹劾。事情得从开封府下辖祥符县的知县孙纯说起。

元丰元年十月，孙纯因为升任梓州路（今四川北）提举常平官，需要一笔钱赴任（大概是作为盘缠吧），便找大相国寺住持行亲借钱。行亲以前替孙纯“主治田产”，两人是旧识。老朋友要借钱，行亲也不便拒绝，便挪用了寺中公款“常住钱”一百贯，借给孙纯。所谓“常住钱”，是指寺院的公有钱物，而非住持个人的财产。

行亲挪用“常住钱”借人这事儿，不想被相国寺僧人宗梵发现了，宗梵便到开封府控告主持行

### 时空走廊

关山远

又是一年一度“情人节”，又是一年一度的商人狂欢。在刻意制造出来的甜蜜与暧昧的空气中，却同时有一股寒流涌动：有些人，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。

这并非一个现代问题，古人今人，失去爱的能力，有很多种原因，一个又一个心碎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或许在揭示爱的真谛：爱情如此奇妙，跟心有关，跟情人节无关。

这世上，还有什么比“永失我爱”更痛的痛？

刘德华吴倩莲上世纪90年代主演过一部叫《天若有情》的电影，他是街头小混混，她是富家小姐，有缘相爱，难解难分。他俩如此珍惜这份爱情，最终却难逃宿命。片中主题曲《天若有情》曾被反复传唱，“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\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\看我看一眼吧，莫让红颜守空枕\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……”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

几年后，他和她又主演了抗战背景的《天若有情之烽火佳人》，他是出身名门的飞行员刘天伟，而她是机场附近的农家姑娘丁小禾，也是机缘巧合，两人相爱，但他不敢接受这份爱情，因为他随时可能在与日寇空战中殉国。他告诉她：“你要记住你看到的天空呀。”她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每一个飞行员都可能消失在这儿，如果有一日我回不来了，你都知道我在什么地方。”她知道她随时可能失去他，但她决心要做“空军的女人”。电影结尾，一场惨烈的空战后，她泣不成声，飞蛾扑火般冲进机场，试图搬开熊熊燃烧的坠机残骸，为自己的爱人清出一条安全降落的跑道……

他终于还是活着回来了，她流泪笑着，拥抱着人。但下一次呢？毕竟，那是一个中国飞行员几乎悉数血洒长空的悲壮年代。

学者齐邦媛在回忆录《巨流河》中写过一青年，张大飞，他是辽宁人，“九一八”之后流亡关内，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，一直与齐邦媛保持着通信。1943年4月，他到学校来找她。

他有一年没有见到她了，第一面就说：“邦媛，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，这么好看了呢？”她陪他往校外走，走到一半骤雨落下，他拉着她在一道屋檐下站住，把她拉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，抱着她靠近他的胸膛。隔着军装和皮带，她听见他心跳如鼓。只有片刻，他松手，说：我必须走了。

她一直等他凯旋。但在抗战胜利前3个月，她得知了他殉国的消息，还有他的一封信。他在信上说，他是必死之身，怎能对她说“我爱你”呢？他还写道：“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，去跳舞了，我活了二十六岁，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。”

这是《巨流河》中最痛彻心扉的一章。日本投降消息传来，在重庆，人们上街彻夜狂欢。齐邦媛也在游行队伍中，但她走到当年与张大飞最后见面的校门口时，在此处，他曾拥她入怀。少女瞬间万念俱灰，离开拥挤的人群中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哭得昏天黑地，她明白自己永远失去了什么，那个拥她入怀的青年。1999年，齐邦媛75岁，回大陆探亲，在南京紫金山麓的“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”山坡上，找到一块石碑，上面有个名字，和一行字：

“张大飞，上尉，辽宁营口人。1918年生，1945年殉职。”

天人永隔。她已垂垂老矣，看透生死，但有些人，注定不会忘记。导演徐克曾想把她和张大飞的故事，搬上电影，但她表示：希望自己有生之年，都不要看到“这部电影”的诞生。只有她，懂得自己的痛，到底有多痛。

永失我爱，也永远失去了生命中的某种热忱、激情甚至希望。在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焦仲卿的妻子被赶回娘家，自誓不嫁，其家逼之，投水而死，焦仲卿闻之，“自挂东南枝”，自缢于庭树。殉情是一种选择，还有一种选择，是行尸走肉般活着，毫无热情地活着。活着，也是一种本能，或者一种任务，余生沉浸往事不能自拔，清初词人纳兰性德写有一句“我是世间惆怅客”，令人欷歔至今。纳兰性德娶妻卢氏，一对璧人，不料婚后三年，佳人溘然长逝，从此他词风大变，“悼亡之吟不少，知己之恨尤深”，几乎无词不伤、无词不泪，不久他也抑郁病故，年仅三十岁。

“世间惆怅客”——多么形象，永失我爱，自己也成了这个世界的客人，余生的主题，是无法排遣的

### 大宋往事

吴钩

沈括与苏颂，可谓是北宋科技史上的双子星座。沈括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，对天文、历史、地质、光学、医学、数学等领域都有过探索，最早发现了地磁偏角，并提出日月星体为球形，月球并不发光，其光来自太阳的反射。假如不是对大自然的奥秘保持着赤子一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，恐怕沈括不会有那么新奇的发现。

可与沈括比肩的苏颂，则在天文与器械制造方面取得超人的成就，他设计与组装的水运仪象台，是一个集观测天象、计算时间、报告时刻诸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天文机械，率先使用了擒纵装置，由水力驱动，一昼夜浑象自转一圈；每到一定时刻，就有水人自行出来敲钟击鼓、报告时刻、指示时辰。

有意思的是，沈括属于新党阵营，苏颂则比较同情旧党。不过今天我们并不打算讨论沈、苏二人的政治立场，而是想来讲述一桩与苏颂有关的故事。

熙宁一元丰年间，苏颂曾担任开封府知府，但在元丰初年，他就被宋神宗贬到小郡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当知州。苏颂之所以被贬谪，是因为受到御史舒亶的弹劾。众所周知，舒亶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中人，也是一名在人格上有污点的小人，因此，